



巍巍天一阁

□ 吴信根

在我灵魂的深处，有一座文化的圣坛，它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那便是世界三大古老藏书楼之一的宁波天一阁。

我对它的崇拜，已有30多年了。最初是被黄宗羲先生《天一阁藏书记》中的文字点燃。在他的笔下，天一阁好像一位沉默而深邃的智者，静立于历史的长河中，默默地等待着你的到来。而后又在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读到《风雨天一阁》那鲜活生动的描述。这些字符组合成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对这座古老楼阁深深向往的心扉，让我在心底无数次描摹它的模样，想象着黄宗羲先生初登阁楼时缓步中的郑重与尊崇，萦绕着余秋雨先生踱水入阁时的窘迫与虔诚，体会到前贤学人对文化的顶礼膜拜，呼吸到书阁层层古籍之间弥漫着的庄严肃穆气息。

人生的机缘似乎总有定数，缘未到时百念无用，缘若来时自然而来。我数十次到过浙江，也来过与宁波相邻的舟山、台州和绍兴等城市，但就是无机会来咫尺之隔的宁波。好在天遂人愿，退休之后的我，终于来到宁波，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书籍设计双年度展评奖活动。当我得知会议日程中有参观天一阁这个活动安排时，感觉恰似漂泊半生的游子即将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又像是久恋不得的爱人终于得到点头应许的喜悦。这是一场期待了很久的相遇，是我与天一阁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越是深厚的思念越源于漫长的等待。

参观前的那个夜晚，我独坐于灯下，闭目打坐，如一位虔诚的求道者，沉浸在对天一阁的遐想之中。过去读过的文字，像一个个精灵，蹦蹦跳跳闪现在我的眼前，幻化出天一阁那如梦似幻的前世今生。我看到了创建者范钦那坚定而睿智的目光，他怀揣着对文化的热爱，如一位孤独的行者，在历史的风云中为书籍寻找一片栖息之所。我也看到了无数文人墨客对知识的渴望与无奈，我体会到黄宗羲感慨“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苍凉和沉重。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藏书因战乱、火灾、家族衰败等原因，泡沫般消失在岁月的洪流中，徒留后人无尽的叹息。这更让我对天一阁的存在倍感珍惜，它就像一座孤岛，在文化的海洋中守护着那些珍贵的宝藏。

风雨渐紧，但在踏入天一阁的那一刻，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唯有风雨敲打着古老建筑的声音，犹如历史的悠悠心跳。

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志愿者，这是一位中年女子，熟知阁史，知识渊博，热情细致，声若洪钟，她引领我们循序参观，娓娓道来。而我，却不愿从众跟随，或独立墙头抚摸凹凸不平的堆塑艺术，或站在院中环绕四周的福地琅嬛，心事浩渺，神思飞驰。

天一阁的整体布局犹如精心谱就的丰富乐章，充满了韵律与和谐。整个建筑群以藏书楼为核心，楼阁与庭院相互映衬，错落有致。楼阁的飞檐翘角，如同展翅欲飞的凤凰。庭院中的花草树木，虽历经风雨，却依然生机勃勃，像是默默守护楼阁的卫士，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天一阁的建筑融合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文人墨客的雅致，白墙黑瓦，在风雨中更显古朴典雅，俨然一幅水墨画卷。那墙壁上斑驳的痕迹，是岁月留下的吻痕，每一道都诉说着沧桑的故事。随处可见的精美的堆塑，仿佛在讲述着古老的传说，有神话中的瑞兽、历史中的英雄、诗词中的意境，它们在木质、泥质和石质的纹理中转换跳跃，为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天一阁令人称奇的，是其以“天一生水”为寄托的设计。楼阁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一大间，象征“天一”，下层为六间，象征“地六”，以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理念。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古人对防火的重视，更蕴含着对文化传承的美好祈愿。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象征，天一阁以水为护佑，守护着那些珍贵的典籍，使其免受火灾的侵袭。

中国的藏书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也是一种兴衰交替的悲怆。古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早在商周，便有了国家藏书，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兴起，私人藏书便应运而生，但到了秦代，一把大火几乎焚尽天下典籍。自汉至宋，逐步累积，尤其到了宋代，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之风更加盛行。唐宋时期都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藏书家，如唐代的韦处厚历任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藏书万余册，史学家、藏书家令狐德棻更是集书籍20余万卷，宋代苏易简、晁公武、陈振孙、陆游等都是藏书大家，就在宁波月湖一带，也有楼阁的东楼、史守之的碧社，后人谓为“藏书之富，南楼北史”。然而，明代以前绝大多数藏书家、藏书都昙花一现，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唯有天一阁，自明代嘉靖年间建阁以来，400多年巍然屹立，虽然其间也经历过战乱、偷盗、火灾、灾害侵袭等考验，但终于挺立至今且历久弥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藏书史乃至世界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

岁月流转，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代，天一阁迎来了它的新生。它不再是一座封闭的家族藏书楼，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许多人被天一阁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怀着对文化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自觉地将自己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天一阁。这些捐赠者，有学者、有普通市民、有海外华侨，他们就像点点繁星，汇聚成璀璨的银河，为天一阁注入了新的活力。阁中的图书由历史鼎盛时期的7万余册至解放初期仅存的1万余册，逐步增加到10万余册，至今已扩充到30余万册，种类也更加丰富，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个领域。这些新的藏书与古老的典籍相互交融，不同时代的文化在这里对话，续写着天一阁新的辉煌。

巍巍天一阁，它不仅仅是一座藏书楼，更是一座文化丰碑。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照亮方向。历史上的江西是一个文化大省，现在又提出文化强省的目标，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征程中，我们能从天一阁的故事中汲取些什么样的力量，续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瑰丽篇章呢？

赣鄱风骨 千载流芳

——《人杰地灵——江西百位历史名人传》序

□ 朱虹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公元675年，唐初青年才俊王勃登临滕王高阁，挥毫写下传颂千古的名句。寥寥数语，不仅定格了赣江之滨的壮丽秋色，更以“人杰地灵”四字，道破了这片土地最深层的文化密码。从此，“人杰地灵”成为江西最璀璨的文化名片，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与人文的光芒。

江西，东接闽越，西连荆楚，南控五岭，北枕长江。三面环山，一面临江，赣江如脉，鄱湖如心，山川形胜自成格局。然而，江西真正的“灵”，远不止于山川之秀，更在于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创造璀璨文明的人。正是这些先贤俊杰，以他们的智慧、气节与创造，将地理的“地灵”转化为人文的“人杰”，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替代的赣鄱篇章。

编撰《人杰地灵——江西百位历史名人传》，正是怀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与温情。那些曾经照亮历史星空的名字，他们的生平、思想、创造与气节，应当走出厚重的史册，以一种鲜活生动的形式，走进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本书力图完成的，正是这样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百位江西历史名人的形象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们的智慧重新发光，让他们的精神继续流淌在今人的血脉之中。

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百位名人”这一群像式的呈现，系统勾勒江西从先秦到近代的文化发展脉络。这不仅仅是一部名人传记的汇编，更是一部以人物为经纬的地域文化史。每一位名人都是其时代的精神坐标，他们的集合便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赣鄱文化长卷。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百位江西先贤犹如群星闪耀，照亮了赣鄱大地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天空，在史册上刻下了深深的“江西印记”。

治国安邦，浩气长存。江西士人，

素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临川王安石，以“三不足”大无畏精神推行改革变法，富国强兵，震古烁今。庐陵文天祥，于国难当头之际毁家纾难，战败被捕，坚贞不屈，《正气歌》字字凝血，铸就中华民族精神脊梁。更有鄱阳江万里，宋亡之际从容赴水，誓与国家同存亡；弋阳谢枋，拒降绝食，以死明志。他们或登高望远，或以死守节，皆将家国之大义铭刻于心中，其气节风骨如赣水奔流，千载不息。

文坛巨擘，光耀千秋。江西文脉之盛，尤以宋明为巅峰。永丰欧阳修，主盟文坛数十载，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其文平易晓畅，开一代新风。进贤晏殊，宋词初祖，位居宰相而不废翰墨，与其子晏几道并称“二晏”，共筑宋词婉约之宗。黄庭坚开江西诗派，杨万里以荷花诗独树一帜，解缙主持编纂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文星璀璨，各领风骚，共同托举起中华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赣鄱高度。

心性义理，辩启新思。宋明理学昌明之际，江西乃思想激荡之重镇。婺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为中华儒学的又一高峰。金溪陆九渊，独辟心学之径，倡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直指本心，简易精彻。二贤于信州鹅湖寺论辩义理，开启中国思想史璀璨篇章。这场巅峰对决，不仅奠定了此后八百年的学术格局，更让鹅湖之会成为追求真理、包容异见的永恒象征，江西亦成为心性义理激荡交融的思想高地。

实学求用，巧夺天工。赣鄱先贤，不独以辞章名世，更以实学济民。奉新宋应星，究农工之术，访田畴肆肆，著成《天工开物》，举凡衣食之源、百工之技，无不录其精，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德兴张潜，以独创之法著成《浸铜要略》，开创湿法炼铜先河，其技领先世界数百年。至于近代，詹天

佑以“人”字形铁路越岭穿山，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黄家骅以仁心妙术济世救人；吴有训开物理学先河，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袁隆平以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从格物究理到利济苍生，江西科技不断创新绵延不绝。

雄韬伟略，戍边保国。赣地多文士，亦不乏将才。德安王韶，献平戎奇策，挥师河湟，拓边二千里，以赫赫战功收复故土，为积弱王朝注入新活力。宜黄谭纶，总督薊辽十余年，整顿边防，抗倭寇之名，立功明长城之大功，堪称一代军事大家。广昌揭暄，潜心兵学，著《揭子兵经》百篇，被后世奉为武学瑰宝。出则为将，处则著书，他们以不同方式护佑家国，书写了赣鄱儿女的铁血担当。

笔墨写意，匠心独运。赣鄱艺术，以孤绝与精深独步古今。南昌八大山人，身为明宗室后裔，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悲凝于笔端，鱼鸟白眼向人，山水荒寒冷逸，以极简笔墨构筑极深意境，开启中国写意画新天地。新余傅抱石，熔古铸今，创“抱石皴”法，笔下山水气势磅礴、淋漓酣畅，“江山如此多娇”永载史册。董源开创南派山水画作。黄秋园画作气象万千，密不透风，震惊画坛。永修样式雷，八代执掌清代官廷建筑，以精妙设计与烫样，将东方建筑美学推向极致。笔墨丹青抒写胸中丘壑，雕梁画栋凝固时代风华，共同铸就了赣鄱艺术的璀璨星空。

热血忠魂，代代相传。近代中国，风云激荡，赣鄱儿女以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捍卫信仰，铸就红色文化的不朽丰碑。弋阳方志敏，于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成为爱国志士的千古绝唱。青原梁兴初，从铁匠成长为“万岁军”军长，在朝鲜打出军威国威，是人民军队铁血荣光的典范。都昌冯任，二十多岁便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奔走革命，慷慨就义，用生命诠释信仰的力量。还

有“佛光将军”张国华，“永新一枝花”贺子珍，《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赣鄱大地上，每一寸红土都浸染着烈士鲜血，每一座青山都铭记着不朽忠魂。

异乡名士，轱辘江西。江西绿水青山，自古便为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王勃，一篇《滕王阁序》让洪州胜景名扬天下，更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定位了江西的独特优势。诗仙李白五上庐山，望瀑布而吟“疑是银河落九天”，将匡庐奇秀凝于笔端。大文豪苏东坡，屡次入赣，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千古哲思。江州司马白居易，一曲《琵琶行》泪洒浔阳江头。王阳明巡抚南赣，平定匪患，悟“知行合一”，“此心光明”留大余。辛弃疾，半生长住上饶，写下人生最美词章。他们虽非赣人，却将最深沉的情感、最精妙的文思、最深邃的哲理，留在了这片永远难忘的沃土上。

沧海遗珠，亦显光华。赣鄱历史深处，尚有众多名不显于天下、功却泽被千秋的奇人异士。他们或隐于市井，或闯荡天涯，或埋首著书……他们不似功名显赫，却以独特的智慧与勇气在历史暗角中发光。正是这些并不那么耀眼名字，共同编织起赣鄱文化丰厚而多元的底色，让这片土地的人文星空更加深邃迷人。

我们渴望，《人杰地灵——江西百位历史名人传》能够成为一个窗口，让江西以外的读者，借此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独特的人文气质，刷新对江西“人杰地灵”的认知。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面镜子，让今天的江西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从中看到先辈的辉煌与风骨，汲取前行的力量与智慧，激发建设美好家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更长远地，我们期待这些历史名人所承载的优秀文化基因，能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被重新激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赣鄱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电影与人文的对话

□ 刘鑫婷

北宋绘画大师郭熙在他的《林泉高致》里写道：“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这种看待视觉艺术的审美理念与哲学思辨令人惊叹与艳羨。而当翻阅沈鲁教授主编的《人文电影导览》之际，郭熙的审美哲学似乎同样适用于已有约130年历史的现代电影艺术。本书作者以深情温润的笔触，引领读者在这些曾经与当下的银幕光影之间，尽情尽兴地寻觅电影与人文的交往之途与对话之道。

可行：我们到底还能从电影里找到什么？诚如本书作者所言，“我们始终坚持追问：一般大众究竟能够从优秀电影中得到怎样的人文收获……”由此可见，本书作者是希冀将“人文”作为普通人走进电影艺术世界的一条路径。作者希望电影之美与电影之思是“可行”的，“可行”代表了电影作者与电影观众一同探索的过程与姿态。本书不试图教育读者与观众应该如何看电影，而是真诚地邀请读者与观众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积极主动地开始一次银幕上的视觉旅程。正是这条人文路径的存在，为观众每一次走进电影作品，都创造了新的思想深度和新的美学空间。

本书将电影艺术的理论阐释浓缩为“序曲：关于电影鉴赏”与“尾声：后

电影’与‘电影’两个部分，扼要说明电影鉴赏对于普通人的价值，以及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下电影艺术的未来。而全书的重点则是围绕“电影与纪录”“电影与成长”“电影与爱情”“电影与女性”等十个板块展开，展现了对人类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及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化思考。此种结构，看似随意，实则别有深意与趣味，是要让电影走进人生的常情与世人的常理之中。

可望：电影的人文视野是无限丰富的。全书论及电影，不独言其技术与艺术，更重其人文。书中有言，“从聆听到《勇敢的心》里威廉·华莱士受刑前对自由的最后呼号，从目睹《珍珠港》里对战争与民族创伤史的温情回顾，从感悟到《泰坦尼克号》上Rose和Jack的生死爱欲……对人文情怀和悲剧精神的执着守望，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电影艺术。”这种“导览”之法，提倡的是不拘泥于字句，而求其电影解读之真精神。此外，从《魂断蓝桥》中看到的是一位弱女子以死亡来殉自己那份最纯洁却得不到及付出的爱情，从《芙蓉镇》中看到的是人性的不可泯灭，从《红高粱》中看到的是情欲的自由本性……显然，作者似乎有着某种强烈的重绘电影艺术的人文地形图与重构一个时代普通人心理史的企图。

可居：人文是每一个人的家园。“居”代表的是安居与归属，而“人文”就



▲《人文电影导览》
沈鲁 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是每一个人的家园，可以让每一个人真正从电影艺术里找到心灵的栖息地，这也是本书所认定的电影之于普通人的价值。何为“人文”？或许“人文”就是《死亡诗社》中基廷老师对教育之价值与生命之意义的猛烈叩问；也可能是《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眼里那令人无限遐想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作者指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且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教育。或许电影之于今人，就如“诗乐”之于古人，

都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阅听人的心绪与情感、情怀与情操。

可游：艺术与人文的真境界皆为自由与逍遥。或许“可游”代表的恰是一种自由与逍遥的状态。多从人文视角走近电影艺术作品，本身就意味着接受与解读，力图超越世俗的羁绊，在电影艺术创造的人文世界中获得每个人孜孜以求的自由和愉悦。似乎是为了配合书名“导览”对“畅游心神”与“畅叙幽情”的追求，本书的语言没有晦涩的术语堆砌，没有刻板的逻辑推演，而是以一种近乎散文的笔调，娓娓道来。谈“电影与爱情”，触笔细腻婉转；谈“电影与历史”，言语沉郁老练；谈“电影与教育”，观点犀利而灵动。此种“导览”之文风，既不失专业的严谨，又处处张扬着文人的情致。

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微短剧兴盛的今天，电影的形态在变，观影的方式在变。但作者不忘提醒我们，不变的是电影作为一种人文表达的可能性与永恒性。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媒介如何更迭，人对意义的渴求、对价值的追寻、对美的向往是不会变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一再提醒，技术复制让艺术失去了“灵韵”。或许本书所做的，就是在“灵韵”消逝的时代，重新点燃那盏人文之灯。透过影像之灯，我们看见他人的悲欢，也照见自己的生命。